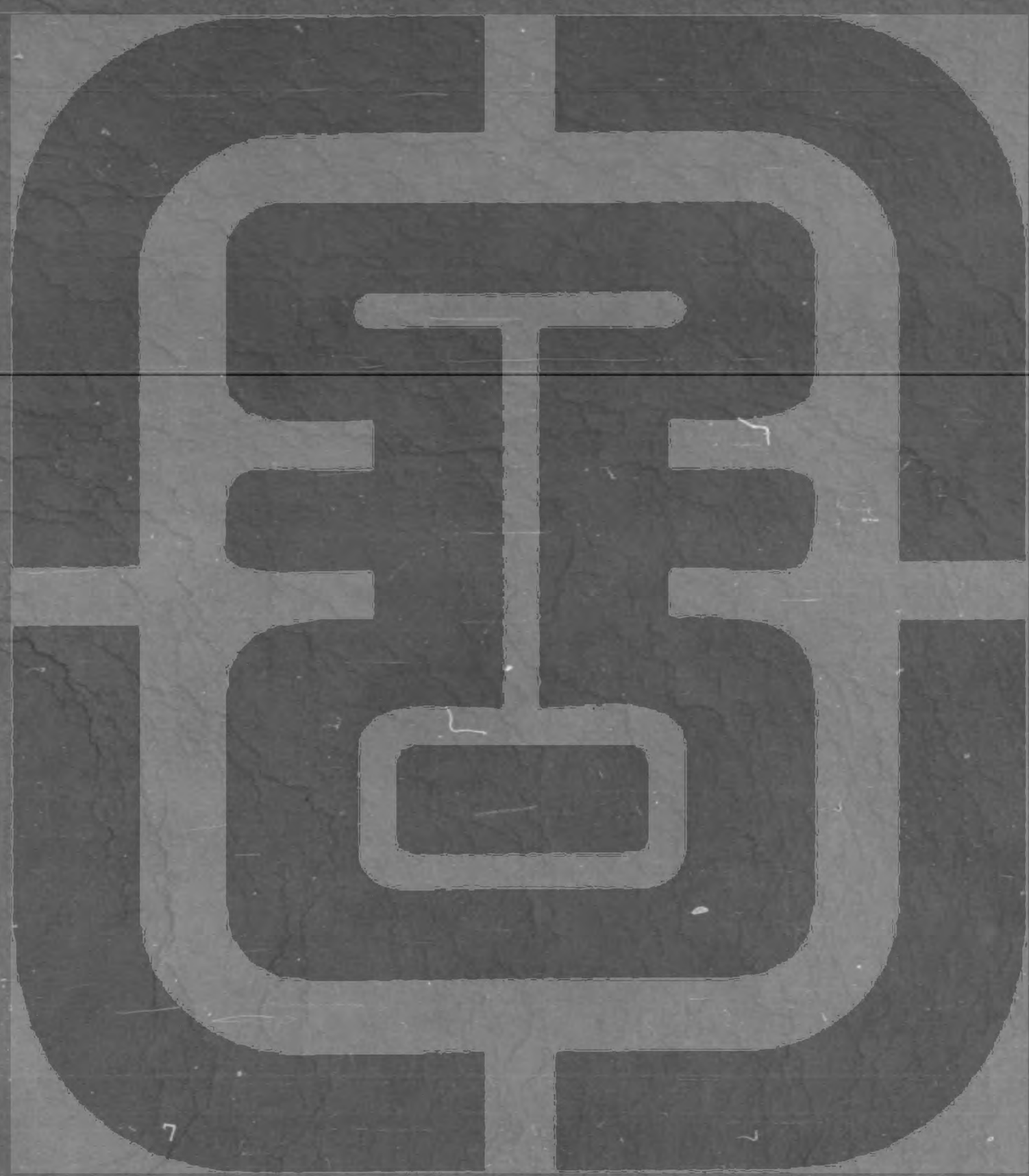


流寇長編

伯義威書

鄞禁署

流寇長編敘

吳喬

一代之人材則必有一代之絶技如晉之書家唐之詩人宋之文人皆足以雄傑當時超曠千載明于三者皆無人其雄傑當時超曠千載惟有盜賊推之于晉字唐詩宋文齊肩無愧也黄巾未嘗滅漢社稷黄巢之破兩京乘激水諸軍解散之間而入非能竭唐之物力盡唐之士馬而後破之且其用兵亦未嘗爲驚絶也流寇縱横十餘年明之士馬物力皆窮矣其兵法之酷毒則尉繚子所謂善用兵者殺其士卒之半也赫連勃勃始叛姚興謂其下曰我大業草創士衆未多若專固一城彼得并力于我衆寡非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馳擊出其不意救前則

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遊食自如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皆為我有賊不知書暗與之合夫王左掛之西川王嘉亂之河曲皆拠天險而不久誅滅者守穴之鼠易為熏灌也其馳突于太原平陽之間猶可芟薙至于縱之過河則東至徐陽西至梁雍我無所不守彼無所不攻赫連之勢成矣諸賊閻献為勁献賊始終一轍人心不附自無所至閻賊初之殘暴尤甚于献李岩教以假仁義收人心而所為迥異又攫福府所積神廟傾國之資得以大行其志發粟賑飢而困窮之民傒后望之散財收士而失餉之卒飢渴赴之能者立用欺者立誅人無朋党言無譖譗行事与朝廷正相返遂得破左孫入関中收三邊之兵東向京師以成莫禦之勢都中人云流賊若遇魏忠賢必不能肆以其視財如土用法如雷飛耳長目人無敢謾侮也嗚呼三百年金甌之業亡于匹夫巍巍帝王人思亮闇之政紀其事者唯有椎胷泣血耳

流寇長編自叙二

天啟丁卯冬闖禍既除新君神明儉素之德溢于口耳初聞關隴間多草窃猶不屑意俄聞擾并豫穿巴蜀警江淮俄聞破雄籓陷關陝乃相駭異猶謂未能旦夕移我社稷忽尔煤山信傳敷天同痛而不知所以致此者何故尋索久之而後知國之致亡祖功宗德天時人事均有之非盡流賊之罪賊雖兇狡絶人亦藉成就之者之力也主上則好察而不明好佞而惡直好小人而疑君子好速効而無遠計好自大而耻下人好自用而不能用人廷臣則善私而不善公善結党而不善自立善逢迎而不善執守善蒙蔽而不善任事善守資格而不善求才能善因

北京圖書館藏

循而不善改轍善大言虛氣而不善小心寔事百年以来習為
固然間有憂念國事者則共詬之如怪物兵事則京陵迫于邊
塞總動風塵便成大恐而敵兵歲至寇鋒日競守外則失內擊
內則失外其欲款外以專內者舉朝譙呵使不得畢其語武臣
非無能兵者而必壓以庸劣文臣間有不庸劣者而又信任不
深兵食不足畏人以偏見邪說特其後無敢展布至于閹侍之
情狀古今同然不必言也煤山之禍衆力所共成閹賊獨受其
名耳大略如是請因是而加詳焉漁陽介在南北間遼金元所
宜都非明代之神皋也不獨三百年竭盡南土之物力弊盡天
下之輪蹄而土木之變若遇兀朮粘罕不收輜重亟挾英宗破
關而入景帝不及立于謙不及謀石亨不及戰北京久甌脫矣
玄宗以所都在陝故得避賊蜀川思陵縱欲避賊將何所避一
也神宗倦勤臥治天下者三十年百度弛廢使廷臣党与角立
党立則人各護党公道不存何獨小人為徇私并君子亦無暇
于謀國習以成風遂致危難之時人才落：二也福王雖不能
奪嫡而凡宮中所積与礦稅之資皆歸其國不三十年使賊得
取之以大收智勇之士三也儒將乃知書大將不必何況偏裨
斛律金自名不識神武使認山墻李光弼田神功有判官此古
法也明以策論取武士三百年来取所之士皆勝于斛律光弼
乎無亦學文不就者應之也收學文不就之就而棄戰陣有用

之士使平日自暴流為响馬風塵有警群然趋之正德間幾致非常之禍至于崇禎而積瘡復決以致賊渠之智勇遠勝國之將帥若不用文字專取藝力則闖献輩皆在網羅中矣豈不大可惜哉四也戚繼光兵法金科玉律也必欲用科目亦當与此習之使知金鼓隊伍之法其書行世百年無一智臣舉以入告而請改法七書中孫武之書為真上達之事無關下學此外皆偽物耳以此取人所以每遇用兵難得知兵者也五也宋藝祖之馭邊帥厚其資財而不高其爵位資財厚則能养士爵位不高則不自大而与士卒相親臨陣得其力用明朝不然邊將莫不受府衙加宮保而廩給与文臣等武臣之費数十倍于文臣必至虛兵冒粮矣一萬額兵止有六千以四千為交際自給养家丁之用沿襲既久惟仗家丁以護遁冒功而視彼六千為弃物弃物多而家丁少終不能以禦敵不能禦敵則請加兵：加而旧習不改同歸無用薊鎮信地千六百里崇禎年中加新餉三百六十萬而風塵常警雖加練餉而將領既無寔心又不習戚氏練兵之法付之莫可如何九邊皆然無處挽救餉日以增兵日以弱民日以貧寇日以熾袖手待亡六也戊辰己巳間關隴飢民而已討諸渠帥賑散脅從事可一揮而定然必先討而後賑姦民畏服楊鶴為揔督既非將才又值五鎮精銳皆東行以衛京師無將無兵不得不出于撫夫未討而撫雖賑給之人

無畏心況又無以賑給鶴雖懇請賊降而餘党無食終必叛乱不必至茹成名之誅以激黄友才之叛而後知撫事之不終也撫既不終賊愈肆驕七也陝西困獘已極断不可刮陝西之物力以建陝西之事功劉懋請發内帑不得而請削驛糈驅飢民以助賊八也盜賊已熾而州縣貪殘如故以致從乱者日多九也李繼禎請三十萬石之值大賑民飢以解散賊党遲至一年發銀十萬賑而無救十也張鳳翼老于仕途經歷邊塞熟記諸帥名姓事跡而無深識遠慮者也梁廷棟暫為兵部無所樹立而其請治貪殘請發旧餉亦已知時務進忠言矣無故逐之而用熊明遇不称任使又逐之而用張鳳翼在位五年專作身謀

身謀絶不以流寇關意凡遇兵事請上自决故雖鳳陵震驚言滿公車而譴責不及又受諸將之包苴使得違拒督撫以成流賊之勢十一也彼温体仁者虺蜴陰沉城府深阻林甫京檜之流也本魏忠賢之私人以踪跡不秘不入逆案知上意恶貪固為一錢不取以結知遇而唯熒惑上心排斥異已遂使在朝之士莫敢任事直言其于兵事亦用鳳翼之術唯望屠斷思陵性好自專而不知其藏身之固在位七年使桃虫為飛鳥十二也山西已有遼東敗兵不敢歸伍相聚刦掠其数不多耿如杞勤王之兵部臣調遣失宜乏食而掠給食撫之自定而遽逮如杞下獄五千壯士一呼盡散山西自此多賊又以仙克謹宋純殷

不能防河縱陝西之賊移禍山西以及畿甸十三也此時兵部令諸將分守郡邑以行黜責夫敵國可守流賊如野燒何境可守〻境賊何時平此令既行諸將坐甲自保不相應援十四也曹文詔國之虎臣中文臣之怒而借事以戍遣之十五也觀左良玉平利之料敵瑪瑙山之合戰百勝渠魁不出掌握況于山西稚賊而得逆其顏行与斯時也用良玉為大將不用文臣為揔督使統二曹之倫以擊賊地形西南阻于大河東有山險戰則死于兵逃則唯有出塞耳朝廷承習故事以督撫制之使与張曹為伍不能大展其才非獨此耳若已卯之秋不遣楊嗣昌而專任在良玉則敵賊跧伏之時搜之者易于捕鼠獻賊既得羅賊自亡闖賊安能復起今日者爽鳩氏之天下也狄青自請討儂智高學士韓絳欲無專任武人執政龐籍曰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乃以青為宣府遂破智高明之武臣敢自請乎自請可得許乎得許有不以文臣制之者乎副猶不可何況于制國事所以終敗也瑪瑙山之勝由遠令以得之督師之才不及將帥可睹矣朝廷告廟餞行費數百萬以遣重臣徒失大將之心使之怏〻托病以縱垂亡之賊十六也斯時大勢以黃河為重金之所擄以拒元者也賊不渡河其禍獨在山西渡河而東西數千里平地馳突如水入漏甕無處抵塞矣揔兵王樸倪寵貪受降之功閹人楊進朝為內主道臣常道立附之賊得乘

閻渡河中原自此大壞十七也外兵不少賴何禁軍武弁不少何取軍容思陵之出此也蓋欲一顯神武耳豈不傷哉河南守令皆得張克儉張尔忠其人能守城郭能聯堡塞使賊攻不得破掠不得食則追逐之兵猶可致力而科目所取既不知兵黠者謀取善地有賊群邑多以樸樕無能為者填之遂使百城鞠為茂草戰兵食宿無處十八也荒殘州縣催科如故驅民以附于賊十九也不擇將而多設監軍權不專一罪可相諉二十也避事者無恙任事者切責二十一也闖賊誤入車箱峽壘絕出路坐視其為餓殍陳奇瑜信其詐降而縱虎出柙二十二也古來無限日索勝者朝廷以限迫承疇承疇亦以賜劍迫諸將曹文詔艾萬年劉成功百勝之將以無援死賊二十三也陵寢震驚孝子慈孫計不返顧之時矣其親征也何疑而不見有赫赫之斯怒撫鎮自此兵力半以衛陵二十四也鄉勇者干城之寄守令將帥之儲也假以虛名收其寔効苟得一官則志群士然而起廷議惟守弊法不求奇士涂原廢弃張倫父子反被黜責二十五也人君納諫則明拒諫則闇思陵拒諫予聖寄耳目于邪竇自以為出人意表而不知適為天下所笑苟能納諫在人意中而已為聖明之至夫都城破後死節如林而平日諫者絕少則知諫君之比死節難尤甚焉湯開遠疏遠小臣痛陳時弊若假以陳啟華之異數則天下言者麇集何遠弗近何幽弗明

而逮治之以塞言者之口終身死耳禍敗不聞二十六也高迎
祥有精騎七千于諸賊為最勁祖寬盧象昇破之滁州殺其二
千又累戰累勝驅之至于渡漢而逃所存者二千而已若罄宮
中之所有豈不足以飽暖邊軍掃滅强寇乃使遷延就食于雍
豫之間迄無成効二十七也揔理之手臂在豫楚鄖三撫臣既
用象昇為揔理則當假以用人之權使荐達智勇乃束于資格
而用王夢尹宋繼祖于豫鄖象昇自滁州手持刀槊驅賊至于
南陽大聲疾呼截賊去路而夢尹祖舜不能合力賊得涉漢而
遁二十八也危疆重任資格難拘宜擇人而用不當循例用人
賊于三月涉漢而南去祖舜而用苗胙土十一月涉漢而北

又去胙土而用陳良訓賊一舉足易一撫臣古今有此政體乎
凡甘學濶之撫秦王維章陳士奇之撫蜀莫不以資格敗事二
十九也陳必謙撫豫雖無顯功而勞苦馳逐蒿目憂時去之而
用縱賊渡河之常道立孫傳庭破賊潼關大隊東走道立不能
迎截賊得徐步而去三十也朝廷既付用人于資格廷臣遂不
以求才為意偶得一可用之人則必鞭之策之馳之驟之至于
骨折筋絶而後已盧象昇于剿事有効移之于宣大勞苦其身
而不得展施其計三十一也天地容虎狼人而何可不容流賊
撫之殊称大度而賊每遇將弱兵薄則戰將猛兵多則奔之
不及則詐降事蚤成則忽遁廟堂行陣累受欺而不覺本

禍芝贖

兵楊嗣昌痛切言之而泄泄：將事不得洛西合剿之功三十二也邊事孔棘不得已而移盧象昇于北得已則當返而之南彼熊文燦者得海盜之厚資而廣賂津要思保廣督之位也思陵誤信譽者而用之楊嗣昌誤從姚明恭之說逢君而力荐之終致滔天之禍三十三也献賊之撫与叛治乱之關也撫而能終則諸賊俱消劉國能李萬慶其驗也撫而復叛則諸賊群起羅汝才李自成其驗也鄭從龍積年海寇通蕃之富敵國猶足以供邀索張献忠馬上之物幾何而亦讀貨以失其心献賊復叛兵事自此愈棘三十四也献賊之禍雖發于終叛而寔基于初降嗣昌請邀之襲破羅汝才而後受其降以賊攻賊：党畏恶

復叛無途自此用之以漸擊諸賊則寵禄屢加其身部党俱有名位李祜楊欽可再得也文燦畏戰草：求撫使賊擁衆數萬枯坐穀城渠魁無以耗其雄心賊党無以飫其貪志不叛何為三十五也嗣昌為閔永巡撫時旱建欵市之議内廷莫有任其事者及為本兵力迴上意請撤關外之兵討賊事有緒矣天禍人國乃有嗣昌入閣之命夫閣者詞臣之囊中物也思陵屢用他官已大忤詞臣之意至此用者五人而詞臣唯一勢將盡絶能無急乎清流党人則急之尤甚者也謀所以力反大局而唯黄道周品行文學負天下重名為思陵所嚴憚足以壓之性復醇朴可欺以其方于是以綱常名教激動之而道周遂勃然一

流冠長編序

發前二疏言陳新甲楊嗣昌之奪情以實伴主使人不疑且同是奪情不可有劾有不劾也第三疏言款市之辱國思陵果壓于道周遽已款市流寇之禍自此不可救藥而道周之誤國遂与薛文遇同條矣党人之陰情不過嗣昌之得君正在欲請行款市款市者嗣昌之根柢也獨言奪情不足以激上怒言款市之辱國將有清泰呂琦之故事用心之深渺鬼神莫能測者也夫道周賢者也其視相位何異腐鼠思陵以發疏于枚卜之後疑其爭位既不中窾又并款市而已之以成莫救之禍國將亡必多制此之謂哉三十六也嗣昌異日督師統一揔督三巡撫一鎮將而呼名不應乃欲十面布網呼召數十人其能得乎傅庭知其疎緩請受八千邊騎隨賊追擊乃至計也而嗣昌不能從三十七也戊寅初夏已有款市不成秋冬必有舉動之報廷臣惟阻款市不籌邊烽以致墻茨嶺之失三十八也是年九月洪承疇孫傳庭曹變蛟大破闖賊于潼關原弃妻女以十八騎奔遁更一搜捕根柢盡矣朝議調陝兵以衛京師嗣昌奏承疇傳庭宜留一人于關中以竟寇事不可二臣俱來其說不遂行留辛巳再起之禍本三十九也傳庭寔有良將之才其敢勇擔當出于承疇之上故能擒高迎祥破老回〻敗渭南大賊一時督撫莫或過之以禮遇不加而怏〻請病非有覆軍殺將之罪也納閣侍之譖而下之于獄思陵之思或以為邊烽將靖迎祥

已誅可借此以大振國威也而忠臣義士至今有恨于宗廟之崇爲四十也嗣昌之在部閣能督勵文武不受行間之掩飾勝于鳳翼体仁百倍然非親將之才也文臣為將須如王伯安者而後可身先諸將馳逐營陣乃有臂指相使之用嗣昌不能伍文定陷陣稍遲即命斬以軍法亟進乃已嗣昌不能襍用諸生佐貳義民降人而不立游擊把摠之名以除去故習嗣昌不能分授將領以兵卒臨時調遣配合故無兵多而倔强者嗣昌不能分置隊伍合古陣法嗣昌不能此而不能其于兵也疎矣宋藝祖敕曹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乃穰苴之法不可苟且以淫事也使其初受命時力請得斬督撫鎮將以死守之不許則受杜郵之賜得請乃行鄭崇儉左良玉其敢前却乎道臣殷太白遠令而不敢行法其他又何畏爲左良玉獨擅大兵故敢抗命唐之行軍司馬所以常篡節度使也傅庭枯坐圜墻之中請為大將情必欣然賀人龍伉健善戰多收降丁猛如虎著功已久適彼罪斥若使四五人分將大兵力足互制誰敢生心嗣昌獨用良玉已失大計又不待立功而早与之將印飽則颺去勢所必然者矣開縣襄陽之禍皆由良玉抗令致之四十一也出傅宗龍于獄而危用之不与兵食徒喪大臣以張賊勢四十二也傅庭坐獄四年壯氣消亡部曲離散迫其以五千兵一月食疾擊百萬之賊有是理乎四十三也闖賊攻汴城氣勢甚

惡惟左良玉略与相當然非可以嘗試也孫傳庭在關中楊文
岳在汝蔡王光恩在鄖陽法當合力齊舉迫賊置壘堅壁勿戰
以老其鋭師輕兵抄截以困其掠食賊多而乏食勢將有変乃
可乗釁攻之而又亟驅進戰良玉自此一敗不復闖賊自此威
震海内四十四也関外八城按之内地孰急救不成救徒喪洪
曹与十萬邊兵四十五也王光恩雖出于降人而有智勇抱志
節一代奇士也以五千人守鄖陽荒殘之地能惡衣菲食兵民
悅服闖賊發兵二十萬四攻鄖陽皆以敗衂而返四海之内不
屈于闖賊者惟光恩一人若優假之以官爵土地足為闖賊肘
腋之憂而曽莫錯意四十六也斯時朝廷百敗之餘唯存孫傳
庭所將陝西士馬而已降人黄龍告傳庭曰賊勢甚大難与争
鋒襄陽赤地千里百萬之衆何處掠食勢必有変乃可進兵此
至計也其時汴城已沉督促傳庭出関何救而汲〻催之四十
七也傳庭出関宜如幕士之策修復洛陽堅據之以蔽関中障
河北遥与京師作勢不至速亡天命不佑丘之陶之計不得成
徒誤傳庭輕兵深入以致寶豊之敗四十八也斯時勢窮事極
用陳新甲之撤寧遠兵以衛京師而皆有空言無實事賊破居
庸乃出兵于城外望城奔潰城中空虚而使内侍守陴廷臣不
許預聞以致開門納賊寧不深可痛哉失之大者可舉細失不
容著筆夫賊勢之不可敵其成之也不過費思陵十六年之憂

勤猶為淺近而兵不能擊賊其成之也寔自神宗以来貴廷臣六七十年背公死党之智慮深且遠矣嗚呼國豈易亡哉

流寇長編卷一

吳江戴笠耘野
崑山吳喬修齡 輯編

天啟七年丁卯八月甲午朔丁巳 毅宗皇帝即位有大聲忽作于殿西百僚震恐伏馬驚躍上亦悚動時陝西北境連年大旱赤地千里

戊午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九月甲子朔庚寅立妃周氏為皇后

冬十一月甲子戊辰撤回各鎮内臣

是年冬興安州有賊数百人夜聚曉散未有主名

崇禎元年戊辰春正月癸亥朔壬午上熹宗皇后張氏尊號為
懿安皇后
三月壬戌朔丙戌陝西天赤如血
五月西安有妖火青色熒然入人室如聞狀陝西兵于萬曆已
未四路出師敗後奔至河南巡撫張我續截之孟津斬三十餘
級餘不敢歸為劫于山西陝西邊境其後調頻仍逃潰相次邊
兵為賊由此而始天啟辛酉延安慶陽平涼旱歲大飢東事孔
棘有司惟顧軍興徵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取富者
粟惧捕誅聚為盜飢益甚連年赤地人相食陝西三邊寧夏甘
肅皆水草善地惟延綏積砂磧不生五穀食仰轉輸成化時改
本色為折色識者非之嘉靖七年荒幾致乱萬曆中以鎮軍貧
瘁常預給三月粮末年百度廢弛負餉至百四十萬天啟時陝
西巡撫喬應甲延綏巡撫朱童蒙皆魏黨減餉以助殿工軍民
恨之盜掠道臣朱養和應甲反索養和千金法紀大壞奸宄遂
無所忌延安榆林北邊重鎮蕃漢襍居工騎射敢鬬輕生既為
盜掠騾馬屯聚險隘守臣不能捕
此寇發之始
秋七月定邊營逃卒王加印聚飢民反于府谷清澗王左掛之
爵合騎賊萬人反于宜川之龍耳嘴与其徒苗美等所至焚廬
舍殺老弱脅精壯以自隨
八月漢中賊入巴州通江

九月賊犯邠州知州劉三顧禦却之邠州与三水接境為賊出入所經

冬十月戊子朔詔賑陝飢是時乱者有叛兵乱民飢民難民當事者不能分别剿撫以致日熾

癸丑漢中山賊大梁王有党四百糾成縣両當土賊三千餘人犯略陽漢中官兵追至寧羌階州遁去復趍略陽官兵戦敗擄中軍官去

十一月戊申朔甲戌白水王子順反合逃兵掠蒲城韓城廵撫胡廷宴悪聞盗杖報者府縣遂不以聞盗益肆称為省城賢主人刦宜君獄走首蓿溝在白水宜君間合王加印五六千人分掠鄜州延安廵按吴煥奏秦地数千里多深山大谷足為盗區西臨北邊兵民襍處漢南遥連隴蜀雒水黄龍山徊夷久伏近因邊腹荐飢夷漢兵民相煽而動披甲跨馬之賊出没于蒲城白水涇州耀州富平淳化三原及漢中興化勢如燎原

闖王高迎祥等賊起与王加印合闖王安塞人一時賊首多邊軍豪勇良家世戚不欲以姓名聞故相率立諢名

十二月丁亥朔庚戌固原卒刦州庫三邊揔督武之望劾揔兵錢中選鉗束不嚴又言飢寒勢極法無所施

討論曰明末債帥陋習極重難返足食猶被侵削法令終不能振況食不足使兵解体將藉口乎

流寇長編卷二

吳江戴笠耘野
崑山吳喬修齡　輯編

二年己巳春正月丁巳朔壬戌鄖陽撫治梁應澤奏標下止有步兵三百漢南賊發急請發救援

己巳固原逃兵千人掠涇陽三原

甲午刑科劉懋請補給兩年缺餉以內帑十萬賑延綏不應乃請裁陝西驛費以供兵用歲得數十萬上亟從之且著為令民之仰食驛糈者皆失所

吳偉業曰劉兵科初請發內帑不應又請究陝西衛軍虛冒

并治有司火耗多罪贖重者乱將自定其言最剴切惟全舉
巡按賍罰公費存留驛站節裁之銀以供剿撫近于搜刮亦
以冦事日急請帑不得故出于此京乃有驅民為賊之謗起
廊延絶塞何關驛傳關隴飢民何關輿隸早用其言曲突徙
薪也不可不為之辨
討論曰此時以陝西之財貨建陝西之事功是猶割肉以供
口耳至于請内帑則不應請裁驛則如嚮奈之何哉觀十一
月王慎行之請則所裁驛費不以供兵用又不獨陝西矣
二月丁亥朔已丑漢南賊至洋縣金水河官兵擊之入四川境
把總龔其勝入賊營結兄弟約無擾守地賊還漢中
毛劉二公之寃白矣
三邊總督武之望自殺廷臣無肯往者懸缺已久乙未推左副
都御史楊鶴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討賊左副左僉例不出外鶴
不敢辭
丁酉漢南賊自秦州攻三泉走淳化官兵擊之敗總把宋繼業
被創死
己亥陝西巡撫胡廷宴奏飢荒上命所司設法賑濟莫為意者
壬寅固原逃兵掠涇陽節婦甯氏不受辱投井死賊執游擊李
英祈免釋之与泒賊合犯延綏
乙巳三原鄉兵擊賊于陽社里賊走富平同官
辛亥漢中官兵擊賊見寧羌略陽褒城皆有官兵回入沔縣

之賈家寨

癸丑商雒道劉應遇率毛胡蘆兵入漢中合川將吴國輔兵擊賊于略陽賊屯恒口應遇設間散賫從守備黄元極陷陣馬蹷被殺手握賊級不置官兵十戰皆捷賊退漢陰應遇令都司解文英及吴國輔李標奇等追至大石川屢破賊砦設伏夜焚賊營斬五百餘級誅渠魁數十人餘賊三四百走四川其匿漢陰山中者皆自殺應遇後以此功陞甘肅巡撫

甲寅雒川縣曹村賊混天王与王左掛苗美等攻韓城之龍門渡防兵三百力戰千摠王佐擊殺多賊被圍百戶劉爵救佐皆戰死督粮參政洪承疇与撫院中軍官李滿倉屯都司艾穆費邑宰擊破之賊走清澗

陝西巡撫胡廷宴廷綏巡撫岳和聲罷以劉廣生張夢鯨代之飢民邊兵俱為盜廷宴和聲互相推諉兵部及巡按吴煥糾之也并追治喬應甲罪

是月陝西巡撫劉廣生奏泰山一帶綿亘七百里延綏賊入西安之路如耀州之神木嶺參天嶺柳林鎮白水宜君間之首蓿溝黄龍山三水之石門川韓城之神道嶺龍門渡麻嶺而涇陽三原淳化武功鄠縣之間所在宜防又如鳳翔之三全平嶺漢中之洋縣西鄉石泉漢陰間要害宜防耀州為西安門戶當守涇陽三原富平淳化諸要衝

討論曰此疏載西安形勢故留之亦以見士氣不振不謀平賊也

三月丁巳朔丙子王左掛真寧掠丁丑耀州守將孫枝繡擊敗之戊寅掠寧州安化三水官兵擊敗之賊入山乙酉復出之真寧逼三水遊擊馬從龍禦之入馬蘭山

夏四月丙戌朔甲午王左掛等復犯耀州揔督楊鶴檄督粮道洪承疇監軍合官兵鄉勇萬餘人列十二營圍之于雲陽夜果雷雨潰圍走神道嶺追斬二百餘級

此成敗之機括也

商雒道劉應遇以千人圍漢中賊于寧羌州之五丁峽守道翟師雍巡道許都知州陳元瓚失防賊遁去

己亥漢南賊攻沔縣官軍擊破之走紫陽山尋降

閏四月丙辰朔

五月乙酉朔回土二賊巢穴深山兵至藏匿兵去復出是月陝西劉廣生擊土賊趙琯敗之于石梯李卑敗之于石滄溝薛來衡敗之于鑑粧鎮胡野莊陶原李卑又与固原將石勲敗之于玉皇廟解家畔六月甲寅朔丙辰二鼓從麻灣進兵至毛家山合圍盡殺之無脫者

秋七月甲申朔八月癸丑朔九月壬午朔

冬十月壬子朔戊寅京師戒嚴山西巡撫耿如杞揔兵張鴻功以兵入衛皆沿邊勁卒總至兵部令往通州總至調之昌平總

至又調之良鄉旧制兵至信地三日開粮既連調不給粮奔走
飢乏掠食如杞鴻功逮問五千壯士哄然而散山西之賊遂熾
討論曰過在兵部而逮撫鎮焉用彼相
陝西沿邊五鎮吴自勉楊麒尤世禄王承恩楊嘉謨先後統兵
一萬七千入援賊勢大熾
十一月壬午朔兵部尚書王洽下獄以左侍郎申用懋代之俄
自免去以薊遼總督梁廷棟代之
賊至清澗之田莊鎮叅將石在廓擊殺數賊被殺
十二月辛亥朔是月大雪延安死者無數壯夫去為盜益熾
是冬河南巡撫范景文遣兵部僉事楊嗣昌以兵三千入援屯
阜城門外累月旨令回任俄調嗣昌覇州又調三海関

流寇長編卷三

吳江戴笠耘野
崑山吳喬修齡　輯編

三年庚午春正月辛巳朔王左掛苗美等以三千人自宜君雒川列五營圍韓城西安震恐楊鶴調回援京師將官李鴻嗣劉國棟兵令洪承疇監督由朝邑郃陽間道疾趨擊賊敗之圍解鴻嗣等復以兵東行

是月延綏巡撫張夢鯨卒癸夘以叅政洪承疇代之以仙克謹巡撫山西時陝西兵將多入衛楊鶴洪承疇請以前總兵右都督杜文煥署鎮西將軍印領二鎮行營勦賊許之

王左掛等犯清澗之華嚴寺走懷寧河杜文煥以兵擊敗之追
數百里文煥招之是月陝撫劉廣生甘撫梅之煥以兵入衛廣
生以其子病疹對洪承疇劉應遇泣遲至八日啟行
二月辛亥朔左掛以七百餘人降苗美守義等逃去官兵追之
斬飛天夜叉等數百餘級美等入小滴流山又擊破之追至白
羅城山險而止是年八月賊白汝學攻綏德左掛与其党欲為
內應巡按李應期巡撫洪承疇盡誅之
時朝臣專籌東事裁各邊餉陝西又荒甘肅兵益脫伍為盜
是月周延儒入閣
山西之地自河曲南至蒲州千餘里与陝西之府谷神木葭州
南至朝邑止隔一河烟火相望
三月辛巳朔乙巳陝西賊老回二八金剛王子順上天猴等自
神木造舟渡河掠襄陵吉州曲沃尋破襄陵吉州太平不以聞
勢遂大
是月朝議開涇水以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之田
熒惑入井留數月入鬼宿犯積屍氣
夏四月庚戌朔楊鶴遣固原遊擊李養棟夏有啟都司李登龍
以兵三千擊苗美等賊于延安斬百級追至白家嶺又敗之被
掠生員李攀桂殺美于賀家湾
揔兵杜文煥叅將李卑擊賊苗登霧等兵至㑹柳溝賊党黃虎

小紅狼一丈青龍得水掠地虎等來降置之河西登霧与爭登雲亦以二百人降張敵忠別名黃虎疑即此也

戊寅山西賊王子順犯蒲縣潞安營兵遇之微子嶺一軍盡沒賊分党東擾趙城洪洞汾州霍州西掠石樓永和吉州隰州賊首称横天一字王

清澗書生趙四兒名勝習業于石油寺晝夜寫讀村民呼為點燈子時方多故訛言謂如黃巢造兵書謀反官且捕之點燈子惧聚衆反于解家溝花牙寺延安以及韓城宜君雒川并山西沿河州縣無不被掠

討論曰或云姓名孟長庚此從楊鶴疏

時王承恩榆林道張福臻以延綏兵四千南向轉擊西安賊破散之點燈子等率党三四千轉至西安北境鄜州宜君雒川間復横五月庚辰朔○○楊鶴移鎮耀州遣標將夏有啟李養棟以兵擊敗之

戊申山西巡撫仙克謹討賊宿清源為中軍官詹永福所刺不死御史孫徵蘭奏陝西賊造舟渡河事非倉猝仙克謹早不綢繆俟其渡河勢已燎原乃謀討擊未成行而為下人所戕誤國辱國矣罷去宋統殷代

河南飢多盜

六月己酉朔庚戌王加印合齊三等賊襲破木瓜堡叅將楊茂

春自縊死孤山副將李釗知賊結聚潛以兵擊之為部下所殺
壬子賊破清水堡擄守備張應昌
討論曰杜文煥謂李釗索賊賂被殺誣也吳紀從之過矣
辛酉溫体仁入閣
癸丑王加印擄府谷圍孤山堡揔督楊鶴檄延撫洪承疇遣揔
兵杜文煥榆林道白貽清將官殷体性援之斬百餘級殺賊目
金務希乃退孤山在綏德東黃甫川營在孤山東府谷在黃甫
東皆濵黃河、南即山西地
降賊安置河西者惟不焚殺嫪掠如故丙子巡按李應期復命
奏之上復令巡按吳甡勘覆科臣劉懋奏邊賊以土賊為耳目
土賊以邊賊為爪牙掠韓城時數猶不多近年荒旱頻仍有司
貪墨故飢民群起流刼于涇陽三原富平耀州之間其勢始大
擊之不勝又議撫之是以覬降而剽掠自若
慶陽守備李極值賊于鄜州雷公嶺戰死直羅巡檢陳其佐被
殺白邦政重傷
陝西巡撫劉廣生告病王慎行代之時山西賊犯石樓永和破
蒲州潞安官兵敗没候代巡撫仙克謹奏永寧孟門鎮有賊千
餘引陝西賊二千餘欲過河而陝撫告病事大可憂
以曹文詔為孤山叅將
秋七月戊寅朔丁亥陝西賊自萊園渡過河入寧鄉

莱園渡在吴堡南三十里

戊子襄陵賊一千八百人犯大寧

己丑揔督標下遊擊李養棟与叅將李卑等攻綏德賊戰于祁頭嶺再戰于羸子深嵕賊走不敢南下

御史王道直奏盜起于飢請益發兵餉銀買米一從保德州河路一從雒川宜君陸路賑延綏以拾人心解散賊党不報

官兵屢攻府谷不克揔兵杜文煥駐兵孤山堡

八月戊申朔丁巳王加印吴三咸引套人犯保德保德隔河宜是保安官兵禦之殺傷相當洪承疇遣精兵二千至山西巡撫宋統殷欲攻賊文煥托言城險難攻宜諭下之賊偽請降壬申加印乘間与其党王維紀王天雲齊三等襲擄大小寬坪張山口劉家塢立四寨与土賊吴廷貴等九寨合勢又立三营于三神堂招飢民為守文煥擊敗之唯餘一寨文煥不擊餘賊得入城文煥在軍携婦女自隨奏樂酣飲無意平賊部曲王可貴屯蓮花寨文煥令逋賊取其金銀一馱裨將哈台吉敢戰領夷兵千人為賊所畏文煥制之不得擊賊已邪洪承疇杜文煥擊加印斬四百級山西兵斬二百級加印弃府谷逃文煥遣人護其孥四十里禁官兵截擊寨破其一文煥還軍駐綏德日置酒高會費公帑萬餘部將殺良民報功所殺延長民十八户殺綏德九十三歲老人史大等数十人又殺村民報蓮花寨功

陝西候代巡撫王慎行請借布政司三年以來所裁驛站銀三萬兩募兵買馬下部議

賊掠鄜州膚施甘泉乙巳綏得叅將卜應第擊之敗于懷寧州

保德守備白邦政擊賊于中部之隆坊鎮千摠高成功陣沒

冬十月丙午朔大賊李老豺糾三千餘人攻合水督臣楊鶴檄

寧夏鎮將賀虎臣擊之于盤谷擒斬七百級

叅將曹文詔擊敗王加印于甘泉固原摠兵楊麒追賊安河口

斬級三百賊困淫雨麒称有邊警旋師賊以乙丑再陷清水營

殺游擊李顯宗轉入山西癸酉陷河曲擄之撫按練國事金蘭

劾麒充軍

張獻忠擄十八寨官兵攻府谷惧請降至是以五千人掠靖邊

安定綏德米脂攻清澗鄉紳惠世揚康運泰募壯士斬賊百餘

級延綏巡撫洪承疇摠兵杜文煥擊斬八百餘級撫二千人餘

賊奔安定献忠以殘衆擄隻栁

十一月丙子朔己丑山西摠兵王國樑与杜文煥同擊河曲賊

文煥以兵自去國樑遇賊紅夷銃炸兵乱賊乘之叅將李春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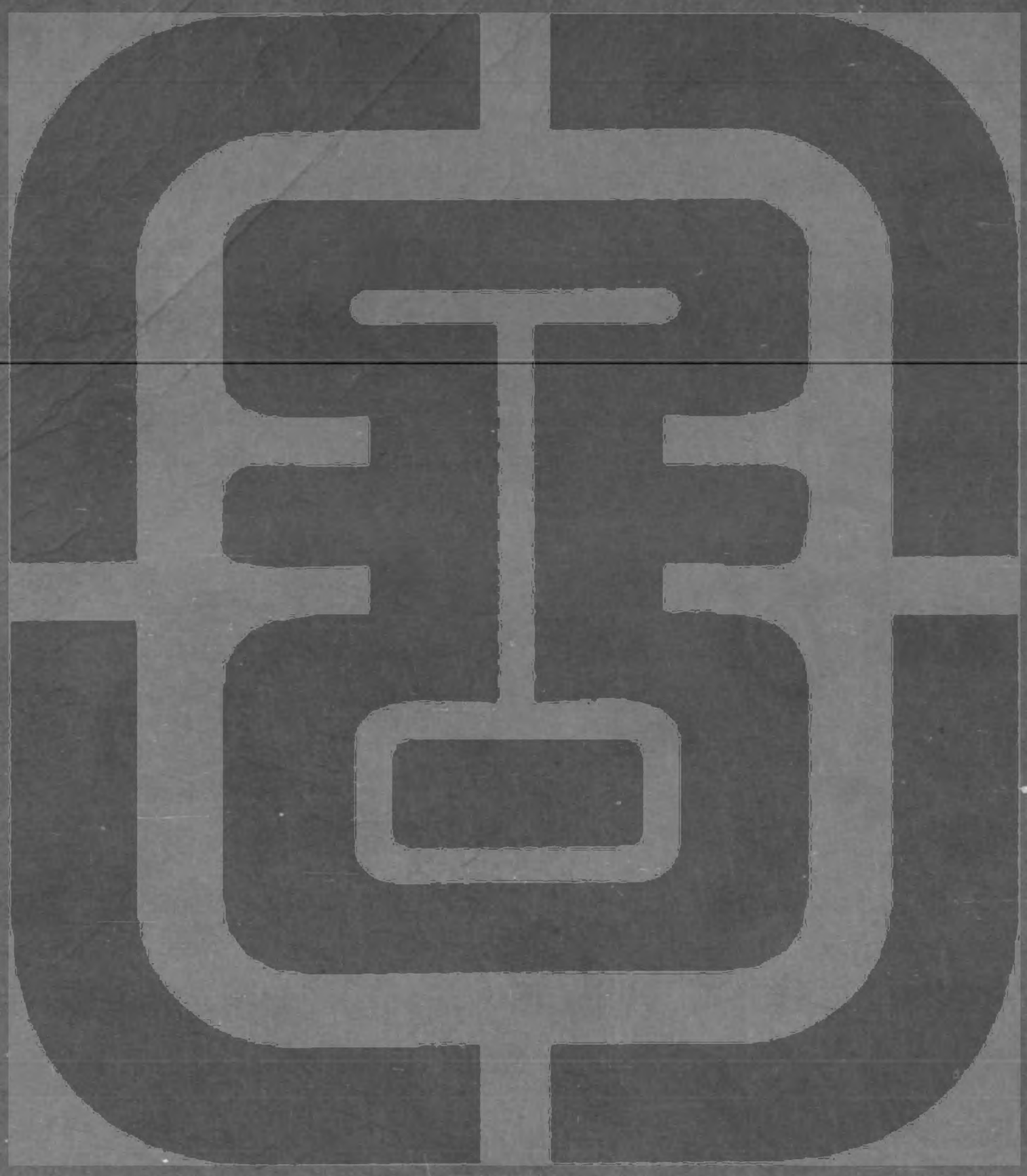
先逃遂大潰

宣大摠督魏雲中奏兵粮缺者二十月士卒凍飢故潰宜速給

布花補額餉章下所司而已

甲午樞臣梁廷棟以王承恩未還王國樑新敗請以杜文煥弁

領山西陝西臨洮寧夏行營以道臣葉廷桂白貽清監軍文煥
与曹文詔圍河曲
討論曰有紀此月苟伏威擊慶陽賊于西華地伏威山西將
慶陽此時無賊不取
延綏諸堡缺餉四年神一元自遼陽逃歸与其党高應登糾党
三千人十二月乙巳朔襲破新安邉營攻寧塞飢兵開門納之
殺叅將陳三槐又攻栁樹澗堡飢民納之丁巳破寧塞又破保
安庚申圍靖邉副使李若梓固守城陷擄安塞楊鶴遣標將陳
有謨以兵同副將張應昌苑礬龍等擊賊杜文煥家在寧塞令
曹文詔攻河曲自往寧塞拜表即行
兵部移保定揔兵尤世禄攻河曲賊世禄麾下王士性等十餘
人皆敢戰又有饒勲黔兵王加印以三千人掠方裕嶺敗官兵
于櫻桃鎮白雄戰没虎大威尤勝龍等重傷世禄虛張首功軍
中奏女樂威脅鄉紳室女山西人恨之刺骨
辛未降賊雲交月叛入清澗之神崖寨劉興女年十七為賊所
得曰我若從賊如父兄何投崖死巡按吴甡以聞名其處曰烈
女崖
陝西是年又大飢清澗之綏德葭州与山西之臨縣興縣止隔
一河皆有渡口自来商賈貿易山西防河遂遏糴延安斗米銀
六錢民大困從賊者益衆吴甡以聞旨令西安接濟西安陸路

隔山又遠實無益也

時有大賊四河曲王加印保安神一元回夸土賊標掠鄜州雖川三年九月御史吳履中奏有云國家歲入一千四百六十餘萬而遼餉又五百萬捐助罰贖事例等及塩課所增又不下數百萬而尚不足用安能又得一天下之物力以取盈乎生財之數至此已極自有遼事以來取諸民者已溢于制魏忠賢之搜括復無所不至〻于今日皮骨無存矣不惟加派不可行即催科亦當緩不惟要之苦于無術而節之尤病其不經如青衿優免歲不過數銖賴此一綫以培養士氣而并去之何以為勸士之藉皂隸工食猶官之有祿而并裁之安得不噬于民凡為此者皆權宜苟且之計非盛世所宜有也此非中國得志之秋雖霍衛將兵不能窮搜遠討以幸成功唯宜為固守計儲粮積草訓練士卒伺察敵情嚴烽火整器械以備之兵精而勿務多則不憂財匱